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河流之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河流之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66062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66069

出版时间：2013-6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[英]菲利帕·格里高利

译者：尤里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1430年夏，寄宿在卢森堡的少女雅格塔，结识了被软禁于此的圣女贞德。
贞德教给她命运之轮的含义：诸行无常，众生皆身处命运之轮上，却只能任由其摆布。
此后风云变幻，雅格塔预言了贞德的陨落，亲历了英法战争的创伤、夫妻间牵肠挂肚的分离、宫闱里最难以启齿的丑闻……她将一切深埋心底，以沉默守护着身边最爱的人们。
河流女神的哀歌彻夜不息，被命运之轮又会将哪个幸运儿推上巅峰？

“不列颠最美的女人”伊丽莎白·伍德维尔、“都铎王朝之母”玛格丽特·博福特以及“拥王者的女儿”安妮·内维尔交织在一起的命运之线缓缓收紧，最终会扼住谁的咽喉——《玫瑰战争》系列精彩呈现，历史的真相终将于此大白于世。

作者简介

章节摘录

八月的天越来越热，姑婆每天下午都在内室的美人榻上小憩，床边垂着浸过薰衣草水的浅色丝绸纱帐，合上的百叶窗在石地板上投下道道阴影。
她喜欢让我读书给她听，自己则躺着闭目养神，双手叠放在裙子的高腰线上，好像一尊搁放在荫蔽的坟墓里的雕像。
她取下经常戴着的角状大头巾放在一旁，任由花白的长发散落在凉爽的刺绣枕头上。
她会给我一些书，从她的图书馆里拿的，书中尽是波澜壮阔的浪漫故事，吟游诗人和森林深处的少女。
但有一天她把一本书交到我手里说：“今天读这本。
”这是一册用古法语写就的手抄本，我结结巴巴地念着。
这书很不好读：空白处的插画像荆棘和花朵一样蔓生在字词之间，抄写员的笔迹又十分华丽，让我觉得很难辨认。
但是故事渐渐在眼前生动起来。
一位骑士在行经一片黑森林时迷失了方向，他听见水声，便循之而去，看见一处白色的水池和飞溅的泉水，立在水中的女人是如此美丽，肤白胜雪，发黑如夜。
他对她一见钟情，她也同样如此，他将她带回城堡，娶她为妻。
她只有一个条件：每月都要独自沐浴一次。
姑婆问我：“你知道这个故事？
你父亲跟你讲过吗？
”“我听人提过一点儿。
”我回答得很谨慎。
众所周知，姑婆总是很容易生我父亲的气，所以我拿不准该不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家族起源的那个传说。
“是吗。
那么现在你在读的是真实的版本。
”她说着，又合上了眼。
“你也是时候知道真相了。
继续读吧。
”这对年轻的佳偶比世界上任何夫妻都更幸福，人们远道而来拜访他们。
他们有了很多孩子：美丽的女孩和古怪狂野的男孩。
“儿子们。
”姑婆喃喃自语，“如果女人想要儿子就能得到该多好，如果想要什么样的儿子就能得到该多好。
”岁月流逝，妻子的美貌却从未被时间带走。
丈夫越来越疑心了。
一天，他再也忍受不了妻子的单独洗浴之谜，于是偷偷潜入她的浴室想要一探究竟。
姑婆抬手打断，问我：“你知道他看见什么吗？
”我从书里抬起头，手指正点在一幅插图下面，画面上男人正透过百叶窗向浴室里窥视。
前方，女人坐在浴盆里，秀发蜿蜒在白皙的肩头。
而在水中闪烁着微光的是……一条遍布鱼鳞的巨大尾巴。
“她是一条鱼？
”我低声问。
“她不属于这个世界。
”姑婆静静地说，“她努力像普通女人那样生活，可有些女人注定无法泯于众人。
她努力规矩行事，可有些女人注定无法循规蹈矩。
这是一个属于男人的世界啊，雅格塔。
只是有些女人不愿按他们奏出的节拍起舞。

你懂吗？
”我当然不懂了。
我还太年轻，不懂一男一女能在相爱笃深、连心跳都同步到好似共享一颗心脏的同时，又自知两人之间的差异是如此绝望。
“总之你接着读吧。
剩下的不多了。
”丈夫不堪承受自己妻子是个怪物的真相，她也无法原谅他窥视自己的行为。
她离开了他，带走了美丽的女儿们，他则带着儿子们孤独生活，黯然神伤。
但是在他临死之际，正如我们家族每一个成员临死时那样，他的妻子梅露西娜，这位美丽的温蒂妮温蒂妮，欧洲古代传说中水边的美丽精灵。
在某些传说中，她们只有与人类男性结缘才能获得实质灵魂，而一旦遭到背叛就会杀死丈夫，回归水中。
，水之女神回到了他身边，他听见她在城墙之下哭泣，哀悼她所失去的孩子，哀悼她仍然深爱着的丈夫，哀悼这个令她无处容身的世界。
我合上书，沉默是如此漫长，我还以为姑婆睡着了。
姑婆悄然开口。
“我们家族中的某些女人有预知的天赋。
她们的力量是继承自梅露西娜、自她所居住的那个世界。
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她的女儿，她的后裔。
”我是如此害怕听到她接下来要说的话，怕到几乎无法呼吸。
“雅格塔，你觉得你可能与那些女人一样吗？
”“可能吧，”我轻轻说，“但愿如此。
”“你需要聆听。
”她柔声说道，“聆听寂静，守望空虚。
而且你要凝神警惕。
梅露西娜是个变形者，如同水银一般在物与物之间转化。
你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看见她，她像水一样。
如果不够细心，就算竭力睁大双眼望穿碧潭寻找她，也只能在水面看见自己的倒影。
”“她会指引我吗？
”“你必须指引你自己，不过你可能会听见她对你讲话。
”她停下话头。
“把我的首饰盒拿来。
”她指向床脚处的大箱子。
我打开吱呀作响的箱盖，礼服包裹在已化作齑粉的丝绸里，旁边是一个木制的大盒子。
我把它拿了出来。
盒子里有一列抽屉，每一个都装满了姑婆的珠宝。
“打开那个最小的抽屉看看。
”她说。
我找到里面一个黑天鹅绒做的小荷包，解开流苏穗子，打开荷包口，一个沉甸甸的金手镯掉进我手里，上面挂了大约两百个小小的挂坠，形态各异。
我看见有船，有马，星星，汤勺，鞭子，鹰，还有马刺。
“当你想知道某些极为、极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挑两三个小挂坠——选那些能象征你眼前的选择的，把每一个都系上细绳，放进离家最近的河流里要选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，静到你只能听见这条河流的汩汩水声。
一直等到新月，切断其中两根，然后把剩下那根绳子拉起来，查看你的命运如何。
河流会告诉你答案。
河流会告诉你该怎样做。

”我点头。
手中的手镯冰凉而沉重，每一个饰物都是一个选择，都是一次际遇，一次潜在的错误。
“你想要什么，就对河水说出它的名字，就像一次祷告。
你想诅咒谁，就将它写在纸上，丢入河水里，让它如一叶扁舟顺水流走。
河流便是你的同盟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女主人——明白了吗？
”我点头称是，虽然心中不甚明了。
“你想诅咒谁的时候……”她停下来叹了口气，仿佛已经疲惫之极，“措辞要小心，雅格塔。
尤其是诅咒的话语。
不要说多余的话，还要保证施加到了正确的对象身上。
你要清楚知道，从口中说出的诅咒可能会不受控制，就像一支射出的箭一样，诅咒也是会波及其他人的。
聪明女人只会极为谨慎地诅咒。
”即使屋中很热，我还是打了冷颤。
她承诺道：“我会教你其他的知识。
这是给你的遗产，因为你是家中长女。
”“男孩们知道吗？
我弟弟路易呢？
”她半睁开慵懒的双眼，对我微笑。
“男人统治他们所知的世界。
他们知道什么，就把什么占为己有；学到什么，就宣称是自己发现的。
他们就像那些寻找世界运行原理的炼金术士，找到后又想占为己有，密不外传。
男人发现任何东西都会紧紧抱在怀里，扭曲知识，以迎合他们天性中的自私。
而留给我们女人的，除了那片未知之地，还有何处呢？
”“可是难道女人就不能在世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位吗？
你就做到了啊，姑婆，还有阿拉贡的约兰德Yolande of Aragon，其夫安茹公爵路易二世大半生都为那不勒斯王国而战，她本人则被称为“四国之后”，领地包括西西里、那不勒斯、耶路撒冷和阿拉贡。
，她被称为‘四国之后’。
我就不能像你和她一样掌握广大疆土吗？
”“也许你是可以做到的。
但是我要警告你，追求强权财富的女人要付出很大代价。
也许你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女人，像梅露西娜，约兰德，或者我一样；可你还是会像世间所有女人一样，在男人统治的世界中四处碰壁。
如果嫁得如意郎君或者继承丰厚遗产，或许会得到一星半点的权力——但你永远都会感到脚下的路如此艰难。
而在另一个世界的她们——好吧，谁知道另一个世界什么样呢？
也许她们会听见你，你也能听见她们。
”“我会听见什么？
”她笑了。
“你很清楚。
你已经听到过了。
”“那些声音？
”我问道，心里想起贞德。
“也许吧。
”渐渐地，日光的强热开始消逝，九月一天比一天凉了。
湖畔的茂密森林中的树开始从无精打采的绿变为枯萎的黄色，燕子每晚都绕着塔楼打转，好像在依依挥别，相约明年再见。
它们相互追逐，一圈又一圈转着，让人目眩，仿佛伴随舞者旋转的纱幔。

成排的藤蔓上长满累累果实，农妇们戴起手套，卷起袖子，把果子一串接一串摘进大柳条筐里，农夫们则把它们甩进推车，拉去榨汁。
水果和葡萄酒发酵的味道遍布在农庄里，每个人的衣服下摆都浸染成了蓝色，脚也成了紫的，他们都说今年会是个富足丰饶的好年头。
侍女们和我途径村庄的时候被他们叫去品尝新酒，酒尝起来度数不高，但味道挺冲，满是泡沫。
他们冲着我们皱成一团的脸哈哈大笑。
姑婆没有起身，而是将目光扫过她的侍女们，投向远方的城堡和我叔叔的土地，就像她在夏初时所做的那样。
日光渐渐失去热度，她看上去也越来越苍白冰冷了。
每天她都要从上午躺到傍晚，偶尔起床也只是为了随叔叔一起走进大厅，向喧闹的问候声颔首示意。
男人们望着他们的主人和夫人，拳头砰砰锤着摆着刀剑匕首的木桌。
贞德为她祈祷，每天到教堂时都会诵念她的名字。
可是我呢，毫不懂事，随随便便就习惯了姑婆新的生活规律，每天下午坐在她身边为她读书，巴望着她能给我讲讲在我出生前就早已存在的那些祈祷文，它们曾像纸船一样随着河水漂流。
她让我把她那副纸牌展开，教我每一张的名字和意义。
“现在为我读牌吧。
”某一天，她这样说，然后用细瘦的食指点了点某张牌。
“这张是什么？
”我翻过牌给她看。
身披黑色斗篷的死神正回头看我们，他的脸隐藏在斗篷之下，镰刀架在高耸的肩头。
她说：“啊，好啦。
这么说你终于来了，我的朋友！
雅格塔，去把你叔叔叫来见我吧。
”我把他带进屋，他跪在她的床边。
她将手放在他头顶，仿佛在献上祝福，然后把他轻轻推开了。
“我真受不了这天气。
”她故意生气地对叔叔说。
好像天气转凉是他的错一样。
“你怎么能忍得了住在这里？
冷得像英格兰一样，没完没了的冬天。
我应该去南方，去普罗旺斯。
”他问：“真的吗？
我以为你身体疲乏。
你就不能在这里休养吗？
”她不耐烦地打了响指，蛮横地说：“我太冷了。
你可以为我安排一名护卫，我也会带上毛皮里子。
等到开春我就会回来的。
”“我觉得在这里你肯定会更舒服的。
”他建议道。
她说：“我很想再看一看罗讷河。
再说了，我有事要做。
”没人胆敢反对她，她可是女主人。
没过几天，她那顶庞大的轿子就来到门前，轿里的床上铺满毛皮，黄铜的暖手炉里装满烧红的煤，轿子底板上码满烤热的砖块，供她保暖。
家中人列队恭送她离开。
她将手伸给贞德，吻了叔母乔安奴，然后是我。
叔叔扶她进了轿子，她用瘦骨伶仃的手抓住他的手臂。

“保护圣女的安全。
保护她远离英国人。
这是我的命令。
”他马上垂下头去。
“请尽快回到我们身边。
”自打这位夫人住进来，他妻子肩上的担子就少了许多。
叔母上前拥抱姑婆，亲吻她苍白冰凉的脸颊。
但唯有我被这位卢森堡夫人单独点名。
她勾了勾细削的手指，叫我上前。
她对我说：“愿主保佑你，雅格塔。
你要记得我教你的一切。
你会走得很远。
”她对我微笑道：“远过你的想象。
”“可是到了春天我就能见着你吧？
”“我会把我的书送给你。
还有我的手镯。
”她说。
“那到了春天你会到圣波尔见我的父母吗？
”她的笑容让我知道，我不能再见到她了。
“愿主保佑。
”她又说了一遍，在车队驶出门外时拉上了小轿的窗帘，抵御清晨的寒风。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编辑推荐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